

首届“天马文学奖”在沪颁奖

## 网络文学经典化的根本在于创作的提升

本报记者 张滢莹

网络文学诞生至今已逾二十年,从一种网络表达和交流方式,发展为如今关涉影视剧改编、游戏、动漫、衍生手办等多领域纵深发展的文化现象,这一文学门类的发展中诞生了千万网络作家和数以亿计的读者,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都是文化领域的一座至关重要的城池。如今,在这座城池中,许多精品佳作正在脱颖而出,历经时光与受众的双重检验而逐渐进入“经典化”的序列。日前,在中国作协网络文学中心、上海市作协、虹口区委宣传部主办的第二届上海网络文学周期间,首届“天马文学奖”举行颁奖仪式:血红《巫神纪》、齐橙《大国重工》、猫腻《择天记》、何常在《浩荡》、吉祥夜《写给鼯鼠先生的情书》五部作品获奖,其中既有现实主义力作,也包含了彰显中国传统文化特质的玄幻题材。

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重镇的海,也是中国网络文学的发祥地。这里聚集了全国最多的网络写手和文学网站,也诞生了多个“第一次”:如2015年的首届网络文学论坛,2018年的“中国网络文学20年20部优秀作品”与上海网络文学周,2019年首次举行上海网络文学职称颁证仪式,如今,首届天马文学奖的揭晓使得这一序列又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胡邦胜表示,网络文学属于文化产业的龙头、灵魂和上游,当面对着短视频、网红、人工智能的挑战时,网络文学队伍的建设和发展要拥有危机意识。他表示,作为网络文学的领军城市,希望上海能够探索出属于网络文学发展的新道路,培养更多优质作家和作品,用上海的力量带动全国网络文学茁壮成长。上海作协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王伟,虹口区委常委、宣传部长吴强

分别代表主办方致辞。

围绕获奖作品与近年来关于“网络文学如何经典化”的主题,颁奖仪式之后举行的研讨会上,多位网络文学作家、评论者展开探讨。

现当代文学中,茅盾文学奖是长篇小说的一座“丰碑”。网络文学何时能迎来自己的“茅奖”?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白桦看来,如今天马文学奖的颁发,正是于此方向上的一种努力。在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大战略、大背景之下,读者期待更多优秀的网络文学作品,而推出好的作品,根本在于创作本身的提升。

在某种意义上,网络文学可谓接续了自古以来通俗文学的历史传统,其中既有因为媒介形式造成的先锋性,也有内容和内涵意蕴积淀的古典性,因此看待网络文学的经典化,往往不能以某一种固定的标准来框定。杭州师范大学教授夏烈表示:“包括市场反应、读者投票、榜单排行,以及影视改编等,其实这些都在促进网络文学的经典化。而学者、评论家如何在这一过程中施加自己的力量,将恰当评价标准运用于最终网络文学精品的产生,这需要非常重要的方式和适应时代的手段,以及在此基础上的艺术标准衡量,和对作品综合水平的评判。”

在南京师范大学教授何平的印象中,现当代文学史上留下来的很多作品,都是因为评价而产生的,“评奖是经典化很重要的方式”。网络文学的经典化也应该涉及网络的各种权利,并对于作家投入更多关注。

“从全球情况看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特别稳定的个性和民族精神,直接表现在大众文化里。”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黄平表示。因此,在网络文学经典化的过程中,

厘清的也许不单是关于“佳作”的标准,更是哪些作品真正成功赋形了我们的民族精神、并在读者层面取得广泛认可和共鸣。在他看来,网络文学的经典化无可避免地要经历被评价的过程,进入到类似于传统文学体制的运作过程,如在学校课堂中被分析、被评判等。但在给学生课堂授课的过程中,他的实际感受也许是许多教育者的为难之处,在于网络文学的“有名作无名篇”。

这一矛盾并非源于作家写得不够好,而是出自网络文学特殊的生产机制。由此,中国作协网络文学中心副主任何弘所想到的,是如何建立网络文学评价标准的问题。他认为,中国文学的发展其实也是传媒发展的过程,网络时代最核心的本质就是改变了静态文本的形式,成为“流文”,不再是静态、让人把玩的东西,而可能是一种陪伴性。对此,中国作协网络文学研究院特聘研究员、网络作家许苗苗认为,这种渗透与流动,本身就是网络文学具备活力、能够不断生成经典的所在。

在上海大学中文系副教授许道军看来,选本的问题依旧在于:文本到底怎么选?以五部获奖的作品为例,他所看到的是很强的文学性,以及同时具备的非常典型的网络性、在线性和类型性的特质。他认为,文学出现类型化不是弊端,而是文学成熟的标准,“文学不成熟,不可能出现类型化分向”。

作为评委之一,中国作协网络文学委员会委员王祥在评选过程中始终存在着一种焦虑,“得先履行我的职责,把适合的作品遴选出来”,但当恢复到普通读者来阅读网络文学时,他又是非常快乐和沉浸其中的。这种双重性,也是身为评论家面对网络文学时必须面对的问题。因此

他认为,假如失去体验者的角度去看待网络文学,就会错失网络文学真正的优长处。而经典化的意义,恰恰是以创作对于人类整体精神构建产生重要影响。

如中国作协网络文学研究院副院长肖惊鸿所言,在网络文学发展20年之后,是时候梳理其进程了。其实,相较于网络文学前十年“肆意生长”的姿态,2010年开始后,为什么一种经典化的声音会愈加引发关注?以网络文学所催生的整个文化生态网络文学主流化、经典化的研究,在中国作协网络文学研究院研究员马季看来,将迎来长足发展,其中既不可能是一个人的成功,而是一个团队坐下来共同探讨、为作品定位,也是从文字角度拓展到其他介质,将所有延伸形态共同纳入范畴的讨论,“最终还需要开拓视野和思维,用更广阔的眼界来面对网络文学。”

“经典化是一个过程,不一定是一个结果,这其中包括阅读、对话、评奖和各种各样的研讨、评论,以及听取读者意见等,它是一个流动的东西,说到底,是时间的故事。”上海文艺出版社副社长、评论家李伟长表示。与他的想法类似,作家杪楞认为,经典的判定一定是在时间长河中经过不同代读者的认同,“最终达成的一种结果,对人类的精神世界产生重大影响,这个影响不是一代人,肯定是数代人的积累。”

网络文学周期间,召开了为期三天的全国省级网络作协负责人组织建设研讨班,血红、蒋胜男、管平潮、阿菩、何常在等多省市网络作协组织的“领军”人物参会。期间,还分别于朵云书店旗舰店与建投书局举办天马文学奖获奖作家、评论家、读者见面会,获奖作家与评论家娓娓而谈,就作品与网络文学发展提供鲜活观点。

## 《卫报》明星作家涉足儿童文学是好事吗

越来越多的明星开始涉足儿童文学领域。包括布鲁斯·斯普林斯廷、保罗·麦卡特尼、朱利安·摩尔、麦当娜在内的影视、音乐明星,都曾为孩子们写书。英国喜剧演员大卫·威廉姆斯的儿童读物《穿裙子的男孩》售出了4000万本,仅他就占据了出版商哈珀·柯林斯一年收入的14.4%。在《卫报》看来,明星纷纷涉足儿童文学领域,可能可以拯救出版行业,但也同时是出版业衰落的证明。儿童文学显然有利可图。虽然有些明星作家也能写出高质量的作品,但他们吸引的关注和现金流,不仅占据了出版商的营销预算,也让普通的儿童作家更加难以被看见,这无疑也是出版行业值得警惕的一个现象。

## 《宾夕法尼亚日报》华裔作家畅销首作以上海为背景

2020年11月,年仅21岁的华裔新西兰作家克洛伊·龚(Chloe Gong)发布首作《这些暴力的喜悦》,随即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榜单,被评为今年最畅销、最年轻的作家之一。《这些暴力的

## 十二月世界文学期刊动态

张熠如

喜悦》以1920年代的上海为背景,改编了《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剧情。克洛伊·龚出生于上海,两岁时随父母移居新西兰。克洛伊·龚将自己的成功归功于对读者群体的熟悉。克洛伊·龚在TikTok上拥有近两万关注者,对社交媒体的熟练运用,让她更容易把作品推荐给年轻读者。

## 《纽约时报书评周刊》迈克尔·坎宁安谈伍尔夫

在近期的《纽约时报书评周刊》上,出生于1952年的美国作家迈克尔·坎宁安谈了伍尔夫小说的革命性。在坎宁安看来,《达洛维夫人》是一部革命性的小说,也是由最不起眼的叙事材料编织而成的杰作。通过伍尔夫的作品,我们会发现,没有哪一种生活是微不足道的,只是我们对待生活本身不够重视,我们每个人都拥有自己值得书写的旅程。另外,《达洛维夫人》也涵盖了幸福、失去、遗憾和悲剧这些主题。伍尔夫让我们想起我

们所做过的选择、他人为我们做出的选择,以及这些选择对我们一生的影响。

## 《出版家周刊》致敬全体图书出版业从业者



《出版家周刊》将全体图书出版业从业者评选为年度人物。2020年,图书出版业从业者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他们既要保持前进的方向,也要推动行业的变革。在2020年的图书行业中,最重要的人物不是实力雄厚的经纪人、畅销书的作者或者巨头出版社的高层,而是最普通的作者、编辑、图书馆员、印刷商和仓库工人。2020年,图书出版业从业者制作播客和视频的工作量大增,需要学习建立虚拟图书俱乐部、通过网络举办作家活动和读者聚会,这一切都推进了整个行业的发展。

## 《爱尔兰时报》安妮·恩赖特回顾2020年

在近期的《爱尔兰时报》上,出生于1962年的爱尔兰作家安妮·恩赖特以诗意的语言,回顾了自己今年的生活。2007年,恩赖特凭借《聚会》赢得布克奖,成为首位爱尔兰获奖者。对她来说,2020年是她“教小狗如何歌唱的一年”,也是自己“为了参加视频会议喷香水的一年”。她取消了全年的行程,但也并没有失去太多——她进行了三十多次现场直播,收获了六千多名参与线上活动的读者。安妮·恩赖特写道,人们往往认为感恩是一种温柔的情感,但当她在早晨的沙滩上散步时,感恩的情绪却异常凶猛。在她看来,我们充满希望地活着,我们坚持发光,本身就是今年值得感恩的事情。